

漢

書

二十

家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

班固 漢書六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

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

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

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

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

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

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

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

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

之無根抵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

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

十以問大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

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臣

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

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惣也

言惣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

所惣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上曰

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

曰以法距之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

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

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

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

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墮之盛

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

孟康曰攝安也音叔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

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越方外重難也

之地薊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薊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師古曰薊與翦同張說是

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

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

養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圻千里之內也封外

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

也侯衛二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同為賓也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戎

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自漢初

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

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

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

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

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

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

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內應劭曰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一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

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

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

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

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

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

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鬻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鬻質也一說云鬻子者謂令子出

就婦家為贅壻耳  
贅壻解在賈誼傳  
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

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發兵

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隄領服虔曰轎

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輻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

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輻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喻與踰同挖舟而入水師古曰挖

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

船觸石難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儉傳夏月暑

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

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



間轉寫字誤省耳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

蘇林曰塗音耿奔之奔師古曰音工含反

後復

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

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擢行

舟之役故多死也擢音直考反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詭

號

師古曰詭古帝字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

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

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

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師古

曰薄迫也

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

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言

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而路中原露積山谷邊境之

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且亦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曰一閉而晚開也鼃不及夕師古

曰鼃古朝字也言夏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

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

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

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

下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洑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

反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

餘于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鄞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

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孟康曰絲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絲弱也言

其柔弱如絲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

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師古

曰輓引也音晚讓亦餉字南方暑溼近夏癘熱師古曰癘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

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壘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

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德

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

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

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

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

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

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鉞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

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

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窟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

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

疲勦亦繼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古師

曰樹植也機縷曰維維音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讓字居者無

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

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

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

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

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

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

師古曰靡非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羊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

所處荆棘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畧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

兵

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且恐變故之生茲邪

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

鬼方小蠻夷高宗躬之盛天子也以盛

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

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師古曰校計也

不敢與計疆弱曲直

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文穎曰顏行猶

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

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張晏

曰廝微輿眾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與王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

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

江漢為池

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

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

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展形如屏風而曲

之畫以黼文張於牖間

馮玉几

師古曰馮讀曰凭

南面而聽斷號今天下四

海之內莫不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音

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湿润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

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

維之也

師古曰維謂聯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

如淳

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閑暇之虞也

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

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

言王

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

焉

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

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

警言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

臣

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

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

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

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

南

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



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

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

夙興夜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

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菑古灾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

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

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

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

咸盡賓服頽然其慙如淳曰王之所言頽朕聞之其慙也師古曰頽遠也言不可及也頽音武卓反嘉

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非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

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

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

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據反朝有

關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關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

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

暴止亂非兵未之間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

曰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越閩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

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

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

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

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侯反

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

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

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

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

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

苦士卒乎

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

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

師古曰鄉讀曰響也

屯曾未會

師古曰言兵未盡集

天誘其

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

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

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

使者入謝

師古曰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師古曰服謂朝服也

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

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

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

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

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

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

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

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

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閑語也從音千容反上問助居

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婿同門之婿上

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

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

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

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

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

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

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  
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臣事君猶子事

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

最

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躬自欲入奉也  
晉灼曰最凡要也

詔許因留侍中有奇

異輒使爲文

師古曰謂非常之文

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

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

連上薄其罪欲勿誅

師古曰以其過爲輕小

廷尉張湯爭以爲

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

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

艾薪樵賣以給食

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

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嘔道中

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

買臣愈益疾歌妻著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又待我富貴報女功

師古曰女皆讀曰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

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

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

之

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

重車至長安

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

詣闕上

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之上計吏卒更乞匄

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

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

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

罷敝中國師古曰罷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訕弘語在弘傳後

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

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

以自固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

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俘

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

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



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

師古曰須待也

初

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

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

師古曰直讀曰值

不視買臣買臣

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

師古曰見顯示也

守

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

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

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

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

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譙駭白守丞

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

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相推排陳列中

庭拜謁買臣徐出口有頃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

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總反會稽

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迎車百餘乘

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

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音讀曰飮居一

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

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

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

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

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

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

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

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

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

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

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筭前但行息象散子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其行筭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

即今戲之筭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

明遷為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

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

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

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

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

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

曰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輪之歸於轂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

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惣二

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

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復徵入為光祿大夫

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

百吏不敢前

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

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

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

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禁民

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

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

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

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

暴討邪也

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

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

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

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

生

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

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

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

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

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為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殺

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筆

挺相撻擊師古曰耨摩田之器也筆馬耨也挺大杖也耨音憂筆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犯法滋眾

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

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

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

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并以譏公

弘孫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然而盜賊猶有者

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

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

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

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

仲反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

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

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

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

賊威而奪民救也

師古曰擅專也

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

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

以難丞相弘弘誣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

薦見宗廟威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

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

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

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

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

甫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

師古曰昭明也

漏言潤澤下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

雷如屋之漏

前漢書三十四

卷

卷



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  
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  
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  
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  
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  
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

服虔曰蘇秦法  
百家書說也師

古曰長短解在張湯  
傳從橫說在藝文志

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

子間

師古曰諸子  
諸侯王子

諸儒生相與排儻不容於齊家貧假

資無所得

師古曰資  
音土得反

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入關見衛將軍

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之留久諸侯賓

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

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

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曰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

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

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彌治兵也蒐蒐索也  
取不孕者彌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彌音先茂反

且怒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

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

師古曰重難也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

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

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

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

守也

李奇曰不可和調也

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

匈奴

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其下類此

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

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

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

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今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

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

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

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饜字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

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

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

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

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

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

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

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自反適足以結怨深讎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

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毆略人玄甲也歐與驅同其字從女音普木反上自虞夏躬周

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

觀虞夏躬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

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

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

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

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

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

比者各在何處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

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

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

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

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

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

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

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

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

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

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

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爲子昆弟不

收賓客棄我我阮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

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吾日暮故

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之偃盛言

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

戎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

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

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訕弘遂置朔方



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

師古曰失讀曰

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

金子之數曰

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

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

賓客不我內門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

今吾相齊諸

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迺

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

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

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

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

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

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  
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  
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  
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  
之以車爲長者

徐樂燕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瓦解古今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  
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  
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

同下亦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

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

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

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

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

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

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

助師古曰竟讀此之謂互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互

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

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

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

無土崩之執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

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

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

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

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

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

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

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

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

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陛下

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文不

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此二體者

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

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

公師古曰依讀曰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臣聞圖王不

成其敵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敵末安則陛下何求而不

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Blank columns for text.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三十四下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



五百丘主父徐並自存其本  
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班固 漢書六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嚴安者臨苗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

曰師古曰鄒  
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  
以救敝當時則

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  
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  
易者則易也故

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

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蘇林曰族音奏師古  
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

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欲音慾師  
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



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師古

曰瞻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末也音工寔反末不可徒得師古

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

師古曰夸大也而世不知媿故茲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

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

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

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

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

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

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

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

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

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更音工衡反其下並同伯者

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

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

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

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介冑生蟻蝨民

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

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虞

師古曰虛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

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

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

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

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

師古曰鄉讀曰嚮

省繇役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

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

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眾師古

曰譎古諂字

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

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

師古曰辟讀曰闢

戎於北河飛芻輓

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

祿蠶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

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

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

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

舉趙項梁舉吳田儂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

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

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

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

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

兩反伯讀曰霸

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

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

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葳州建城邑

張晏曰葳貉也

師古曰葳與穰同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

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

狗吠之警言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非所以子民也

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

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

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

起

師古曰挈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

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

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次下亦同列城數

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

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

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

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

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

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

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

之與交結軍指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

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

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

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

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

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窟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

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闔

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

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

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

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特幕

師古曰犇古奔字

票騎抗旌昆邪

右衽

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師古曰洽溥也

暢達也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

師古曰竢古俟字次下亦同

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師古曰罷讀曰疲謂

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

刑於宇內矣

師古曰刑法也謂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之

履衆美而

不足懷聖明而不專

師古曰言自謙也

建三宮之文質章燁

職之所宜

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

聞焉

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

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

師古曰謂



始受命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

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

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

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

祭地則蕪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蒼也

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

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

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祖也此天

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

定告元張晏曰改元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于營丘以應緝熙

服虔曰且且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香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

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

使著事者有紀

焉

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鵝退飛逆也

張晏曰六鵝退飛象諸侯

白

魚登舟順也

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躬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

為木躬為水也謂武王伐躬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

鳥下動淵魚

師古曰亂變也

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

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

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

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

焉

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辨要音一遇反

斯拱而竦之耳

師古曰拱手而待之

言其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

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偃矯

制

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

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

還

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

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

稷存萬民顓之可也

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

湯以致其法不能

誣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

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

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

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

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

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

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

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

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

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

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

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

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此明聖所

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子墨子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子孟子

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何為也子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

為之子孟子以為苟有少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

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

師古曰就成也

自子必死而為之邪

師古曰子許也

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

也

師古曰幸與也

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

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

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

奏可上善其

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

關關吏子軍

繻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

列家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

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

師古曰復返也

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

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游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

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

曰說讀曰悅當發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

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

時有風塵之警言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

曰行音下郎反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

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元一方

之任師古曰元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

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

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

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

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

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

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

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

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

曰被姓也  
音皮義反

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

褒等待詔金馬門

師古曰華音戶化反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

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

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

聞王襄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

詩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

選好事者令依

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記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

歌中

師古曰記音凡

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

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喜



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

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

頌也又作其傳

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

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

材師古曰軼與逸同

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巨頌

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麗絲纊之密也一說純絲不雜絲也

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

大牢之滋味

服虔曰咎音人古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

今臣辟在

西蜀

師古曰辟讀曰僻

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師古曰蓬茨以

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

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

累

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端反

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

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

不略陳愚而抒情素

師古曰抒猶洩也音食汝反

記曰共惟春秋法

五始之要

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

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

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

曰趨讀曰趣普博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

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溥曰健作類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矻音口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焯其鋒

師古曰焯謂燒而內

水中以堅之也鋒刀芒端也焯音干內反越砥斂其罟

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罟刃旁也音五各

反水斷蛟龍陸刺犀革

師古曰刺截也音之充反又音徒官反

忽若慧記

畫塗

師古曰慧帚也泥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

如此則使離婁督

繩公輸削墨

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

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頌反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

師古曰吻口角也策

所以擊馬也

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剝驂乘日

子孟康

曰良馬低頭口至剝故曰齧剝張晏曰駕則且至故曰乘且師古曰乘音食證反

王良執韉

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

樂晉灼曰韉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驂左氏傳及國語子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惣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躑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

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夫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

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如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

縱馳騁駑忽

如景靡

師古曰亂馳曰駑景靡者如光景之徒靡也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師古

曰如經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口內反

追奔電逐遺風

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

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

周流八極萬里宣息何

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師古曰遼謂所行遠

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

襲貂狐之煖者不

憂至寒之悽愴

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

受之

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

也

師古曰裕饒也

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

樹伯迹

師古曰伯讀曰霸

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

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

齊桓設庭燎之

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

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人逸閑也

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

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進仕不

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

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為齊子

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處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

鬻音音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

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張晏曰與幽也潔狎也汗也二言漱與潔汗不章顯也師古曰潔

音先離疏釋躋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躋也臣瓚曰以繩為躋也師古曰躋

即今之鞋耳瓚說  
是也躡音居略反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

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列列風獵也音列蟋蟀

蝻秋唿蟬蝻出以陰孟康曰蝻蝻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蟬蝻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

生而夕死蝻音由字亦作蝻其音同也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

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

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

曰艾讀曰艾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

望師古曰契讀與商同字本作偃後從省耳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

號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鐘號鐘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鐘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鐘

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由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

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

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大反其得意若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

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字與臻同是以聖王不徧窺

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恩

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翺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

望得師古曰塞滿也 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

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僊傳彭祖躬大夫也歷夏至商末

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响皆開口出氣也 眇然絕俗離世

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

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 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

僊故襄對及之上今襄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

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 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

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

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詞也言博奕雖非道藝無事為



之猶賢也亦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

音許吏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今

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辭賦比之尚

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

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襄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

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襄等皆之太子宫虞侍

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

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襄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

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襄往祀焉襄於

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

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

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

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

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

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

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

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

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

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

曰更音工衡反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

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

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

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

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

忌諱之患

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取昧死竭

卷卷

師古曰卷讀與拳同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

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

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

善禹曰無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

工竟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

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

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

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

成王躬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

不過氏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

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

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

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為楚所溺也齊桓採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

相公爲首止之盟以定太  
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九年孔子定其文  
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賤

爲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

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

禍卒在於二世之末  
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

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

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

三年而一事  
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事時有獻干

里馬者詔曰纒駕旗在前屬車在後  
師古曰纒駕旗編以羽毛列繫幢彙載於車

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還馬與

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

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

微矣夫後官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

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

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

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迺探平城之

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厲兵馬因富

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却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

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

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

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

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

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古師

曰浹沛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

遙設虛祭想覓乎萬里之外淮南王

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

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

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

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人情莫親父母席即藉也不勞借音

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

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

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又子奚反

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謹保全元元也詩云春蠶爾蠻荆大邦為讎

師古

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春蠶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

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

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

顓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園貌也

霧露氣濕多

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犀瑇瑁也

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瑇音珠

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



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

天子故曰禁錢

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

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

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

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

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

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

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

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

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  
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  
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著  
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

師古曰辟讀曰  
避次下亦同

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  
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  
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  
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  
內屬便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  
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

不欲勿彊珠厓由是

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

之數短顯

師古曰談說其長短

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

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

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若闡

張晏曰揚興字

京兆

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瑜薛大夫

張晏曰瑜勝也薛廣德為御史

大夫師古曰

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師古曰於天下

最為精妙耳

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

今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郡國首尚書百

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

可為將軍

張晏曰許嘉也

期思侯並可為諸曹

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

而表不載

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宜立為冀州刺史言中

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

不當如是乎

師古曰龔相薦之効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

興曰我復見言君房

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

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

也讀如今字

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

師古曰弟但也

且與合意

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

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

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

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

遊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

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

父母有曾氏之孝

師古曰曾參也

事師有顏閔之材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

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

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

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

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

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

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與捐

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

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

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

師古曰虞書舜曲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於絕君子之行震駭我衆

王制順非而澤不

聽而誅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僞而敗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有堅為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

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

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

減死罪一等斃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賁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

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

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

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

義深切著明

師古曰究極也

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

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

鼎耳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

亦何排陷之恨哉

嚴朱吾丘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詔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

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武帝初即位

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

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嚙者以

千數

師古曰銜行賣也嚙音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長養兄嫂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

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誦而中之非斬刺之誦



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

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正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

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臣朔年二

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

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平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

捷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

軍服猛獸也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

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

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以

為大奇也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今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

久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

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

洪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

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

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

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

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

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

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

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

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沙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

亦禦扞之義耳孟食器也若盂而大今之所謂盂盂也盂音撥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贊進也師古曰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為龍又無

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

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蜥蜴蜥蜴蜥蜴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楊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

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蜥音榮蜥音原蜥音烏典反蜥音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

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

時有幸倡郭舍

人滑稽不窮

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馮者也滑稽音骨滑稽解在公孫弘傳

常侍左右曰

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

師古曰至實也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

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

迺覆樹上寄

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寔數也

蘇林曰寔音負寔之寔數音數錢之數寔數鉤灌四股鉤

也師古曰寔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寔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寔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蕪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

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寔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

穴倚寔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

舍

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

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寔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

不勝痛呼暴

服虔曰暴音暴鄧展曰呼音髑箭之髑暴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

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暴音自寃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暴言今人痛甚則稱阿暴音步高反是故胡逐韻而譌之云口無

毛聲誓誓言也

胡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誓誓

尺益高

裘之狗也師古曰咄吐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誓音款

舍人恚曰朝擅詆欺天子從

官當棄市

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上問朝何故詆之對曰臣非

敢詆之迺與為隱耳

師古曰隱謂隱語也

上曰隱云何朝曰夫

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誓誓者鳥哺

項昭曰凡鳥哺子而

活者為齧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齧音口豆反

尺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

鳥背也俛又音俛啄音竹殺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朝隱語不知

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

伊優亞狝呶牙何謂也

張晏曰齟音搯梨之搯應劭曰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

反陰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鳥加反狝音五伊反呶音五侯反

朝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

盛也

師古曰盛受物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

者鬼之廷也

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為廷府

塗者漸洳徑也

師古曰漸洳侵

溼也漸音子廉反如音人庶反

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呶牙者兩大爭

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

右大齮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

師古曰日三

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師古曰晏晚也朔

獨技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古早字

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

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

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

使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

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

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

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孰以祭宗廟也

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

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如

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

熊羆馳騫禾稼稻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摠稱也稔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

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鄆杜令令往欲謁

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

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

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

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

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

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徵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徵音工鈞反右



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廼私置更衣師古曰宣

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

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揚五柞倍陽宣曲

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

為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

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

牆壁坐宗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

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

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焉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菜田未耕墾也吾丘壽

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朝在傍進諫曰臣

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愨謹也音口角反驕溢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

高也師古曰即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

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郭杜乎師古曰中尉及

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

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

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城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

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

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

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

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

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之

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蠃即蛙字也似蝦

蟻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

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

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之國家

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

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

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

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

不可二也斤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斤却也騎馳東西車

駑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駑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

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宮甯貴無限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

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

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

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

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

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

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

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

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蹶闕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

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慮尚帝女夷安公主隆

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

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

官

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姆說者又曰傳者老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傳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

解在律歷志

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使其罪也左右人人

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

死以屬我

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有也屬音之欲反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

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

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

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朝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

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

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

下幸甚巨朝奉觴味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

省中夕時召讓朝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

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

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朝免冠頓

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

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

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

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朝嘗醉入殿中小遺

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官者

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

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共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

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

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

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

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

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

府掌金帛之臧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

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

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



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偃懼曰

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

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荻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

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白主獻

長門園如淳曰寶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也此上所欲也

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

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

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更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

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

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

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

音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列得賞賜又隆天重

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

曰卒讀曰粹洒音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

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

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

帝臨其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

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

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

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

珠玉飾耳者也音頤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兒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

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

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之往也

君綠幘傳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著也鞞即今

之臂鞞也傳讀曰附鞞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下主廼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

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頭謝

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

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翁

飲大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

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鞞

劍客輻湊

師古曰蹇音十六反鞞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

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

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

師古曰角猶技也

上大歡

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

君是時朔陞戟殿下

師古曰持戟列陞側

辟戟而前曰

師古曰辟音頻亦反

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

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

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

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

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也盡狗

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僻之路師古曰

日徑由也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賊也音或說者以為

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域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

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

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

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

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其

子以使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官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

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  
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  
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  
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  
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洩  
出於戶蓋以揚門

慶父死而魯國全

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

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昭管蔡誅而周

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

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

賜

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

終後數歲實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古師

曰趨讀曰趣未  
謂工商之業  
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

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

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

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

葱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桓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組

無文師古曰組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緣也組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

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

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

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絲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

宮人簪璫瑁垂珠璣師古曰璫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璫音代璫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鉦依反設

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古藜字撞萬石之鐘

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

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

農謂失農業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

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

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則堯舜

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



前漢傳三十五  
卷之三  
卷之三

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

願陛下留意察之朝雖

談笑

師古曰談譎戲也談笑謂譎謹發言可笑也談音恢其下談啁談諧並同

然時觀察顏色直

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朝皆教弄無所為

屈

師古曰教讀曰傲為音于偽反

上以朝口諧辭給

師古曰給捷也

好作問之

師古

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

嘗問朝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朝對曰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

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

師古曰右亦高上也

非若此而

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

周邵為丞相

師古曰周公且邵公奭二人也

孔丘為御史大夫

應劭曰御史大夫職

典制度文章

大公為將軍

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

畢公高拾遺

於後

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

弁嚴子為衛尉

師古曰以其有勇

臯陶

為大理

師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

后稷為司農

師古曰主播種

伊尹為少府

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

子贛使外國

師古曰以其有辯說

顏閔為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

子夏為太常

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摠合為夔解云夔

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

益為右扶風

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

季

路為執金吾

師古曰亦有勇力

契為鴻臚

應劭曰禹作司徒數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

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偃蓋後從省耳

龍逢為宗正

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以其直無所

阿伯夷為京兆

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

管仲為

馮翊

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今匡霸故令為馮翊也

魯般為將作

師古曰以其巧也般

與班仲山為光祿

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申伯為太僕

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 延陵季子為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

季子吳人故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 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

為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謚曰惠以其貞潔故為大長秋 史魚

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鱗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蘧伯玉為太

傅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今為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蘧音渠 孔父為詹事應

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 孫叔敖為諸侯相

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 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師

古曰王慶忌即王子慶忌也 夏育為鼎官或曰夏有備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 羿為旄

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今以羽林為之驂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 宋萬為式

道候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侯引駕 上廼大笑是時

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

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

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

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閔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

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向如也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

樹頰胘師古曰頰肉曰胘音改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

腳連雕尻師古曰雕髻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僂旅師古曰遺蛇猶遠也僂

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僂音焉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

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

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

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

師古曰啁與譙同音竹交反

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

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

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

論設客難己用位畢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

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

如薄

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

齒落服膺而不釋

師古曰服膺俯其背臆也釋廢置也

好學樂道之效

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

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

同胞

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

得士者疆失

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廩

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懾諸侯賓服

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

連四海之外以為帶

師古

曰言如帶之相連也

安於覆盂

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動猶運之掌

師古曰言至易賢不

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

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

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

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

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

家室也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

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

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

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

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

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

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

師古曰孳與疾同敏勉也辟若鷩鷩飛且鳴矣師古曰鷩鷩雁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

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鷩鷩音脊鷩音零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

曰輟止也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

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謙讓之聲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眾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黈纁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土苟反謂以玉為瑱用黈纁縣也以黃縣為丸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

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

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

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

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讀曰塊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

蠡忠合子平月

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偶合也徒眾

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

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

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

邪語曰以筦闕天以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瓢

來奚反瓢音頻遙反

以筦撞鐘

文穎曰謂槩建也師古曰音徒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

繇是觀之譬猶鼯鼯

之襲狗

服虔曰音蹤劬如淳曰鼯鼯小鼠也音精劬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齧也音仕客

反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

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

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

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

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

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

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

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

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與言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

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吳王

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疎意而覽焉師古曰疎企待也先生曰

於戲師古曰於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

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政反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

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或有說於目順於耳

使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

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

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以與言上道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

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沫而萬民

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

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

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

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

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

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人皆詐偽巧言利

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瑀與彫

同畫也瑀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

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

師古曰弛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

放戮

賢聖親近讒夫詩不卒讒人固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庚太子傳此

此

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

師古曰說讀曰悅

愉愉响响

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于反

則志士仁

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

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

則忤於邪主

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

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咏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

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

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

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

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

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

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師古曰間讀曰閑閑暇也發憤畢誠師古

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上以安主體下

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

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

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

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爲本以義爲始褒有德祿賢能誅

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

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

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

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

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

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

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

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



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

曰遠離也  
音于萬反

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

子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

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

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

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囷圉空虛師古曰畜  
讀曰蓄鳳皇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

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  
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

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

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

此之謂

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

璧及皇太子生禰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

言七言上下

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

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

所錄朔書具是矣

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

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

者

師古曰與朔同時也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

誦說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子偽反

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

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叢如也

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

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

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

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

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

一也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其滑稽之雄

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帥也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

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

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愚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爲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爲灑埽字灑汛也所灑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班固 漢書六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

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

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

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

即位遷至大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

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

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

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窳師古曰窳窳二字同耳音普教反後再以左將軍出



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

千餘里無功

師古曰沮音子閏反

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

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師古曰督謂察視也

自公孫弘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

師古曰比類也

石

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

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

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

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

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

重責從是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

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

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

桎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

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師古曰武帝女

及使人巫祭祠詛上

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

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

偶人偶並也對也

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



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

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

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

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

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

子賀已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

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能為方計以益之也

貨賂上流

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眾庶貨賄上流執

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

廼以邊為援如淳

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為援也

使內郡自省作車

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

令耕者自轉文穎曰自輸穀於邊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

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下吏

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

也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鞏為左丞相分

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

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

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

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鞏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

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

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

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

曰籍籍猶紛紛也

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

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

師古曰櫓櫓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

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

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

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

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

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

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

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

赦長安中都官囚徒

師古曰京師諸官府

發武

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

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官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

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

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

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

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

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並音直孝反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

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

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

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

師古曰歐與驅同

凡數萬衆至長

樂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

入溝中

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

丞相附兵浸多

師古曰浸漸也

太子軍敗

南犇覆盎城門得出

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

會夜司

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

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

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

師古曰釋放也

上聞而大怒下吏責

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

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

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

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

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

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秬侯

孟康曰秬音如

在濟陰城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

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焯煌郡師古曰非其本

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

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

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

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

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

屈整尾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

貳師女為屈整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

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

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

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

屈釐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

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

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

陵師古曰劉歆所言徙關東九族者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

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古師

日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

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

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

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

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

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

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古師

曰伐積功也特以一二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

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

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

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



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

吏良久迺貫之

師古曰貫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

然千秋為人敦厚

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

師古曰言稱其職也

初千秋始

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

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

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

迺

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

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

師古曰虞與娛同

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

蠱之禍流及士大夫

師古曰謂與大子戰死者也

朕日一食者累月

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師古曰言既往之事

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

師古曰督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曩

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

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温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

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

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

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

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

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母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

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好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

相千秋竝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

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

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母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

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

每有吉祥嘉應數讓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

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

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今

百姓皆得者鹽鑄鐵 因摠論政治得失也 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

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

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

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

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 伐其功師古曰自 欲為子弟

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 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

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 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

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

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

解衣伏質

師古曰質鐵也欲斬人皆伏於鐵上也鐵音竹林反

仰言曰使君顓殺生

之柄威震郡國

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

今復斬一訢不

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

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上

戴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

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

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

師古曰供

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

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

立宣帝

師古曰與讀曰豫

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

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

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諱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誓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

自訢

傳國至玄孫莽敗廼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

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

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

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廼移病卧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

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

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

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

後遷御史大

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

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

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懼

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延

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遽速也

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

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使先事

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

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諡曰節侯子忠嗣以

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暉字

子幼

師古曰憚音於粉反

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

師古曰為騎郎而常侍故謂之

常侍騎也

憚母司馬遷女也憚始讀外祖大史公記頗

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

左曹霍氏謀反憚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

見言狀霍氏伏誅憚等五人皆封憚為平通侯遷

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

出名曰山郎

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

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

或至歲餘不得

沐其寡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

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

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

貨賂流行傳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斧往反

憚為中



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應劭曰長又也一歲之調

度也蘇林曰簿書餘嫌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摠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

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

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

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

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

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子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

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

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

師古曰自矜其

節行及政治之能也

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

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大僕戴

長樂相失卒以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

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

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威儀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

副帝肆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稅侯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稅音丁故反人有上書

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

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憚

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抵

觸也音丁禮反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

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暉上書訟延壽郎

中丘常謂暉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暉曰

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

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暉自

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

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暉曰冒頓單于

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歿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

云單于欲來朝故暉云不來暉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

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

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  
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  
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

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

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

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

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

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

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

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

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上主為戲語尤悖逆絕

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

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

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

秦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

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

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

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

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

壽

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

師古曰言不久活也

惲幸

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

自與太僕相觸也

師古曰今延壽證云惲無此語長樂誣之也

尊曰不可惲

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

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大僕言而證之則

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

毋泄惲語令大僕聞之亂餘事

文穎曰勿使大僕聞

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

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竭忠愛盡臣子

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詆惡言

師古曰詆與妖同

大逆不道請

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暉長樂爲庶人暉

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

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暉書諫

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

師古

曰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言暉宰相子少

顯朝廷一朝晡昧語言見發

師古曰晡與暗同

內懷不服報

會宗書曰暉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

幸

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

非其任卒與禍會

師古曰卒亦終也

足下哀其愚蒙賜書

教督以所不及

師古曰蒙蔽督視也

躬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

師古曰惟思也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師古曰猥曲也

言鄙

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

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

默而息

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憚引之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

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

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

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

位素餐之責久矣

師古曰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

懷祿貪執不能自

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身幽北闕妻子滿

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師古曰塞補也

豈意

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

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典農夫

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勩力耕桑灌園治產以

給公上

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斂也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

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

師古曰父至親君至

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

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

斗酒自勞

師古曰魚炙肉也即今所謂鱖也魚音步交反鱖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

家本秦也



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

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手蹙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具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

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

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其須待也是日也拂衣

而喜奮襃低叩師古曰襃古衣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

知其不可也師古曰白謂為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

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

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味縮也雖雅知憚者猶

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衆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

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

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又引之為音于僞反今子

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

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

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

扶問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

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負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

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負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

不同者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母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

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

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

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

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

會有日食變騶馬狼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以給

馬史也有吏有佐名成者驕奢者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

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

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

不諫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爲  
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北尹  
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

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

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衆斂錢物爲義買犢車令乘之

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爲

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跡曰臣山東草

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

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閑之

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讀曰閑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

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

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

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

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俛音力主反常兩吏扶夾廼能行時大將軍光

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

師古曰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

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

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

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

至縣令遷廣陵太守

師古曰居要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

以高弟入為

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入賂遺

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

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遣家丞出謝謝

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

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

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

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

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

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

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調古諂字也萬年廼不復

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

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

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

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

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

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

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

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

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

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

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

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

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鈇音弟

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

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

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

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



執也音千高反

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

書曰

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勅也

即各欲求索自使是一郡百太守

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

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

令

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

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官絕在咸後皆以

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

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子書昌即蒙季公力

得入帝城死不恨

師古曰子公湯之字

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

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拔發其姦臧

師古曰鉤音工候反

沒入辜

權財物

師古曰辜罪也權專固也

官屬及諸中官黃門鉤盾掖庭

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

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

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

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千金并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紀

也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且處

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

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

師古曰穉古稚字

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

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

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

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

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

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

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御史大

夫弘羊以為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

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

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

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

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

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觀公

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

之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

唐生文學魚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

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

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

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貞行行剛彊之貞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

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與橋同其

字從手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貞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

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

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

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

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處

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策謀

也反誅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師古曰論

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與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

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

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

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十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  
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